



2014年6月9日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按照第2082(2012)号决议附件一(a)的规定，谨随函转递提交给

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第1526(2004)号决议所设分析  
支助和制裁监察组第四次报告。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所附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各成员。



##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塔利班及其他对阿富汗和平、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的有关人员和实体的第 2082 (2012) 号决议提交的第四次报告

### 目录

	页次
摘要 .....	3
一. 实例资料库 .....	4
二. 政治背景 .....	4
三. 和解 .....	8
四. 塔利班的现状 .....	10
五. 希克马蒂亚尔 .....	12
六. 基地组织的附属组织 .....	13
七. 制裁名单 .....	13
八. 维持名单 .....	14
九. 制裁执行情况 .....	15
A. 旅行禁令 .....	15
B. 资产冻结 .....	17
C. 武器禁运 .....	20
十. 监测组的工作 .....	22
A. 分析、监测和执行 .....	22
B. 同会员国的合作 .....	22
C. 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合作 .....	22
D. 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 .....	22
E. 安全理事会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之间的合作 .....	23
F. 建立同学术界专家和民间社会专家的联系 .....	23
G. 促进公开辩论 .....	23
附件：塔利班现任中央领导层概况 .....	24

## 摘要

阿富汗的军事僵局继续存在，但在 2014 年 4 月举行的第一轮选举非常成功，从而挫败了塔利班为破坏选举所作的努力。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有信心并保持着对城镇和大多数地区的控制，尽管塔利班在冬季的几个月中起了一次异常猛烈的战役。在国际部队撤出阿富汗的过渡期之后，持续提供国际经济支持至关重要；该区域各国仍对任何可能的不稳定影响感到关切。

和解进程已陷入僵局，但阿富汗政府仍继续在作出进行政治接触的努力。塔利班对是否值得进行政治接触仍然意见分歧，并且面临着“资源诅咒”：他们的收入来自于麻醉品和非法采矿，而这种做法可能不利于达成持久解决办法。他们正面临各种分歧，主要是因为对政治战略有不同看法，而日益多样化的收入来源更加深了这种分歧。令人关切的是，一些塔利班团体对基地组织(QE.A.4.01)及其附属组织表示同情。

包括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QE.T.132.11)、拉什卡-塔伊巴组织(QE.L.118.05)、拉什卡-金格维组织(QE.L.96.03)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E.I.10.01)在内的基地组织的附属组织经常参与袭击阿富汗部队。这些团体的存在构成了对阿富汗、南亚和中亚及对范围更为广泛的国际社会的直接恐怖主义挑战。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决议设立的制裁制度仍然是阿富汗和国际社会可利用的一项重要工具。塔利班继续寻求取消这一制度。一个以协助者为重点的制裁制度更有可能产生最大的业务影响。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建议采取步骤，阻断塔利班的非法采矿收入，将制裁名单非正式地翻译成达里文和普什图文以改善国家的执行工作，以及加强同国际刑警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以更好地执行制裁措施。

## 一. 实例资料库

1.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对阿富汗当前局势的评估是以同阿富汗政府和驻扎在该国的国际部队的广泛互动为基础的。除了在国家一级的互动外，监测组还定期同省一级的阿富汗对话者和国际对话者会晤。在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4 月期间，监测组对阿富汗进行了 5 次访问，访问了该国的 11 个省。<sup>1</sup> 除喀布尔外，还多次访问了该国南部和东部的几个省。<sup>2</sup> 监测组在作评估时还会考虑到与包括阿富汗邻国在内的相关会员国的讨论情况。在过去 12 个月里，监测组在纽约和在出访中亚、南亚和中东期间会晤了巴基斯坦、印度、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和海湾国家的官员。监测组还参加了有来自相关国家情报和安全部门人员出席的多边会议，包括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主办的年度反恐会议。监测组密切关注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相关学术和政策文献，并同相关学者和专家举行会议。

## 二. 政治背景

2. 阿富汗局势的特点仍然是阿富汗安全部队和阿富汗叛乱分子之间的军事僵局。塔利班部队仍无法控制地区中心或城镇，即使在没有国际军事部队的情况下亦是如此，尽管塔利班作出了越来越多的努力。<sup>3</sup> 截至 2014 年 4 月，塔利班及关联团体<sup>4</sup> 未成功占据过一块新地盘，但塔利班战斗人员仍构成实在的直接威胁。阿富汗安全部队在 2013 年 11 月下旬<sup>5</sup> 对所有 34 个省所作的威胁评估得出如下威胁等级：

- 15 个省处于中度(正常或低度)威胁等级
- 8 个省处于较高威胁等级
- 11 个省处于高度威胁等级

<sup>1</sup> 喀布尔、坎大哈、乌鲁兹甘、赫尔曼德、赫拉特、巴尔赫、昆都士、库纳尔、楠格哈尔、霍斯特和帕克蒂亚。

<sup>2</sup> 坎大哈(访问 3 次)、赫尔曼德(访问 2 次)、楠格哈尔(访问 3 次)和霍斯特(访问 2 次)。

<sup>3</sup> 监测组在其第三次报告中指出，虽然塔利班的暴力活动越来越多，但并未能转化成实地战果(S/2013/656，第 4 段)。秘书长关于阿富汗局势的最近一次报告指出，除 2011 年外，2013 年是发生安全事件次数最多的一年(A/68/789-S/2014/163，第 14 段)。

<sup>4</sup> 塔利班不承认监测组第三次报告(S/2013/656)所载关于媒体对伤亡人数的报道。塔利班在一项声明和一个长时间访谈中否认了监测组根据媒体报道得出的塔利班在 2013 年的伤亡人数估计数，但他们拒绝提供自己的损失和战果评估数。他们在访谈也证实，他们没有占据阿富汗的城市，并指称他们在前一个作战季节特意作出不袭击人口中心的决定。Zabihullah Mujahid 的声明，“联合国每一份报告都要经过美国人的过滤并根据美国人的要求发布”，于 2013 年 11 月 27 日刊登在塔利班正式网站上。

<sup>5</sup> 提供给监测组的阿富汗安全部队 2013 年 11 月正式威胁评估结果。

3. 如果按县分列,情况就显得更为积极。在阿富汗所有 373 个县中,将近 57% 的县未遇到严重威胁(132 个县)或仅偶然遭到袭击(84 个县),因此被认为在选举日时处于低度至中度威胁等级。处于较高(71 个县)和高度(82 个县)威胁等级的县的比例在各县总数中占将近 41%。只有 4 个县(比前一年减少 1 个,比 4 年前减少 10 个)被评估为目前处于塔利班及其盟友的控制之下。<sup>6</sup>

4. 在 2014 年 4 月 5 日选举日当天证明了这一评估及随后的安全安排是正确的,因为塔利班不仅不能成功防止举行选举,而且选民的投票率还非常高。根据估计数,这次投票率明显高于 2009 年和 2010 年选举。<sup>7</sup>

5. 阿富汗安全部队保持进攻性态势并对维持现状具有信心,但条件是他们必须继续得到足够的财政、培训和后勤支助。他们目前具有在各省边远和偏远地区执行任务的行动能力。<sup>8</sup> 但是,阿富汗部队用于长期控制这些边远地区的能力尚未得到发展。<sup>9</sup> 这阻碍了他们对塔利班的一个关键资金来源实施打击的能力,<sup>10</sup> 即打击在偏远地区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行为。<sup>11</sup>

6. 随着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安援部队)撤离阿富汗的过渡期即将结束,出现了关于外国军队、航空资产和后勤能力几乎全部或全部撤空后将对阿富汗部队造成何种心理影响的问题。迄今为止的证据是令人欣慰的。阿富汗安全部队大部分时间一直是在没有外国军队的直接战斗支援下开展军事行动的,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不能继续这样做。但是,阿富汗部队的士气依赖对能力和军事行动实施情况的信心。过渡期的影响部分有赖于喀布尔新政府的形象和政府如何在阿富汗内部和更广大区域树立信心。

7. 一些评论家继续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自然减员感到关切,指出了在留用和擅离职守方面的统计数据。<sup>12</sup> 监测组在各省同阿富汗安全部队的频繁互动中注意到,阿富汗部队对话者的组成有明显的稳定性。监测组还注意到,招聘到的人数

<sup>6</sup> 这 4 个县是在赫尔曼德省南部的 Deshu 县、赫尔曼德省北部的 Baghran 县、扎布尔省的 Khak-e-Afghan 县和加兹尼省的 Nawa 县。

<sup>7</sup> 总共有 6 892 816 名选民参加了第一轮选举。见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2014 年总统选举初步结果”,2014 年 4 月 26 日,可上 [www.iec.org.af/media-section/press-releases/357-preliminary](http://www.iec.org.af/media-section/press-releases/357-preliminary) 查阅;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查阅。

<sup>8</sup> 例如,在赫尔曼德省最南部和最北部或在库纳尔省库纳尔河以东的领土。

<sup>9</sup> 要发展这一能力就需要作出长期努力,在短期内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sup>10</sup> 见关于资产冻结的第九节 B。

<sup>11</sup> 例如大理石、各种宝石、木材。

<sup>12</sup> 美国国防部指出,阿富汗国民军的年自然减员率为 34%。但同一份报告还指出,2012 年 9 月和 2013 年 9 月之间的总兵力维持不变,在 185 000 人和 180 000 人之间。见美国国防部,“阿富汗安全与稳定方面的进展情况报告”,2013 年 1 月,可上 [www.defense.gov/pubs/October\\_1230\\_Report\\_Master\\_Nov7](http://www.defense.gov/pubs/October_1230_Report_Master_Nov7) 查阅。

抵消了流失人数，培训设施已开动全力在运作。因此，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的总人数维持在较高水平，军队 193 000 人、警察 145 000 人、地方警察 27 000 人。<sup>13</sup>

8. 自 2013 年 11 月以来，塔利班一直继续实施高频率军事攻击。这一趋势在整个 2013/14 年冬季都一直持续着。<sup>14</sup> 在冬季开始时，塔利班高级领导人命令下属指挥官和战斗人员留在阿富汗，继续开展准军事行动。

9. 塔利班的战略目标似乎是不让阿富汗政府部队在特别暴力的夏季攻势之后有时间重新集结，并准备大规模破坏将于 2014 年初举行的总统和省议会选举。<sup>15</sup> 执行这些命令的战斗人员人数相当多。因此，同 2013 年夏季的几个月相比，在冬季几个月里对阿富汗部队阵地的袭击总次数并没有明显减少。但是，参与这些袭击的塔利班团体的平均规模有所减小，<sup>16</sup> 据报告，塔利班战斗人员主要依靠阿富汗境内当地的后勤支助。

10. 塔利班在 2013 年没有取得什么战略军事胜利。尽管塔利班没有能力取得战略战果，但他们仍然有能力在阿富汗各地发动袭击。塔利班最为人知的胜利就是在 2013 年 9 月 29 日占领了巴达赫尚省南部靠近一个青金石矿的 Kiran-o Munjan 县中心区。这一行动依靠了内部支持和外国战斗人员；据报告，这些战斗人员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地区，是从努里斯坦进入巴达赫尚省的。这次行动发生在一个以前未发生过战斗、阿富汗部队力量薄弱的县城里。从喀布尔和法扎巴德迅速集结了一支阿富汗增援部队，不到 24 小时就重新控制了该县。塔利班采用这种“动态占领”手段的目的似乎主要是为了作宣传，而不是要持续展示军事实力。<sup>17</sup> 塔利班在 2014 年 2 月 23 日攻击库纳尔省 Ghaziabad 县的一个阿富汗陆军哨所时同样利用了两个当地渗透者和外国战斗人员，打死了 21 名士兵。塔利班也无法占领该地区，只能利用这个事件作宣传。<sup>18</sup>

<sup>13</sup> 见 A/68/789-S/2014/163，第 15-16 段。

<sup>14</sup> 2014 年 2 月在喀布尔同阿富汗高级安全官员的讨论。

<sup>15</sup> 2014 年 2 月监测组访问阿富汗期间同阿富汗安全官员的讨论。

<sup>16</sup> 在 2013-2014 年冬季期间，塔利班团体的平均规模是 30 至 50 名战斗人员。虽然比 2013 年夏季时的规模要小，但这一平均团体规模仍比前几个冬季要大，那时塔利班团体平均规模在 7 至 12 名战斗人员(监测组 2013 年 12 月和 2014 年 2 月同阿富汗官员的讨论)。

<sup>17</sup> 阿富汗军队和警察高级官员在 2013 年 12 月和 2014 年 2 月向监测组提供了这次行动的细节。塔利班发表了若干声明和一个题为“真相”的录像，于 2014 年 2 月 24 日登载在其网站上。在录像里展示了十来名阿富汗警察和军人的尸体，以及几辆被塔利班缴获的车辆。公布录像的目的似乎是塔利班两名当地领导人 Mawlawi Fasihuddin 和 Abdul Qadir Balkhi 作宣传。

<sup>18</sup> 塔利班在 2014 年 3 月 3 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声称，这次行动的指挥官是 Ghazi Mahmoud Helmandi；他曾是阿富汗国民军的一名军官，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在 Ghaziabad 调转枪口向美国士兵开枪，随后逃跑加入了塔利班。塔利班声称，Mahmoud 在 2014 年 3 月初被打死。

11. 2014年2月17日发生了一起针对在喀布尔的黎巴嫩餐馆“La Taverna du Liban”的复杂自杀袭击事件。有21人被打死，包括4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塔利班立即声称此次袭击是其所为。塔利班在这次袭击之后的宣传口气表明，越来越强调要把阿富汗境内的人道主义工作者作为目标。塔利班于2014年3月1日在其正式网站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承认这次袭击杀害了联合国工作人员，并解释了他们的理由：<sup>19</sup>

因此，这些媒体的地方分社指责伊斯兰酋长国违反国际法的做法是很虚伪的，因为其战斗人员打击和杀戮的对象就是那些支持外国侵略者的外国人。联合国不能声称自己可以豁免，因为从一开始它就发挥了不公正的作用，支持了对阿富汗的非法入侵。<sup>20</sup>

12. 塔利班一个最大的战略失败就是2014年4月5日的省议会选举和第一轮总统选举。塔利班在2013/2014年冬季继续开展活动的逻辑原因(因为往年塔利班会暂停活动)就是要准备开展一场有系统的运动来破坏选举。塔利班在2014年3月发表一系列声明，说明了自己的意图。<sup>21</sup>还发起了一些高调的猛烈袭击。4名塔利班未成年战斗人员在2014年3月20日袭击喀布尔著名的塞雷娜酒店时打死了9名旅店客人，其中包括1名受人欢迎的阿富汗记者。2014年3月23日，塔利班战斗人员在喀布尔袭击了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2014年3月28日，一群塔利班战斗人员在试图把一个在喀布尔的以信仰为基础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一个日托中心作为攻击目标时错误地袭击了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排雷机构。<sup>22</sup>

<sup>19</sup> 见2014年1月18日在塔利班正式网站上发表的文章，“在喀布尔的英勇袭击是为了报复在Siyah Gerd的大屠杀”。

<sup>20</sup> 见“袭击 Taverna: 两次越过了红线?” 2014年3月1日发表在塔利班正式网站上。

<sup>21</sup> Mohammed Omar Ghulam Nabi 毛拉(TI.O. 4.01)在2013年10月13日发表宰牲节致辞时要求阿富汗人抵制选举。见“尊敬的 Amir-ul-Momineen 在宰牲节发表的节日致辞”，2012年10月24日发表在塔利班正式网站上。塔利班网站发表了塔利班发言人关于反对阿富汗人参加选举的多次声明。2014年3月10日，塔利班建议民众远离投票站和集会，不要冒生命危险，并指出，在选举日时在选举站附近受伤的任何人都咎由自取。见：“伊斯兰酋长国关于即将举行的选举的通知”，2014年3月10日发表在塔利班正式网站上。

塔利班在2014年4月2日声称获得了一份“选举安保计划”的副本。在塔利班网站上发表的这份文件仅载有在若干省里负责选民安全的女性警官的姓名和其他信息。塔利班在同一天还在其网站上发布了“最后警告”，宣布“所有选举地区都有可能被圣战者袭击，每一个投票站和每一个选举雇员都处于危险之中。一系列大规模袭击将在全国各地展开，……因参加伪选举而受到伤害的任何人都由自己承担责任”，见“伊斯兰酋长国关于伪选举项目的最后声明”，2014年4月3日发表在塔利班正式网站上。

<sup>22</sup> 例如见 Rod Nordland 和 Jawad Sukhanyar,“报道指出，袭击时走错了门使塔利班犯下致命错误”，《纽约时报》，2014年3月28日。

13. 在阿富汗 2014 年 4 月的选举中选民投票率很高。投票人数多于参加 2010 年 9 月 18 日国民议会下院选举的 430 万选民<sup>23</sup> 和参加上次于 2009 年 8 月 20 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的 560 万选民。<sup>24</sup> 尽管塔利班发出严重威胁，但还是有将近 700 万阿富汗人，<sup>25</sup> 即占合格选民的 58%，参加了选举。投票率高要归功于一系列因素，包括阿富汗政府作了有效的安全规划和普遍动员民众参加。大约部署了 350 000 名阿富汗安全部队人员，以保障选举的安全。塔利班在选举日的袭击次数明显低于在上次 2009 年总统选举时的次数。<sup>26</sup> 总统选举标志着卡尔扎伊时代的结束，给阿富汗选民提供了为未来作出新选择的机会，这也许同样是提高投票率的一个原因。不管怎么说，选民的高度参与率都显示了塔利班恐吓战略的实效很有限。

14. 尽管遭到挫败，塔利班的宣传人员仍然试图把塔利班在 2014 年 4 月 5 日的行动说成是一次巨大成功，声称在选举日发动了 1 088 次袭击，选民是在胁迫下参加选举的。<sup>27</sup> 相关证据直接驳斥了这种说法。在那天发生的与塔利班相关的袭击不到 300 次，这表明塔利班的统计数据很不可靠。尽管有可能出现并有关于出现不符合规定的情况的报告，但选民还是积极参加了选举。<sup>28</sup>

### 三. 和解

15. 阿富汗为取得可衡量成果而开展的可持续政治进程进展缓慢。但是，为面向塔利班打开渠道所作的努力已取得进展；尽管目前看不到实质性解决办法，但继续对话的机会还是存在的。在第二轮总统选举结束之后，等阿富汗新政府的结构明确了，就可能出现重启政治对话的机会。主要的障碍似乎是塔利班方面缺乏共识；塔利班领导层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仍然不认可谈判的逻辑，不相信在过渡期之

<sup>23</sup> A/65/612/-S/2010/630，第 4 段。

<sup>24</sup> 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独立选举委员会关于宣布 2009 年总统选举初步结果的新闻稿”，2009 年 9 月 16 日，可上 [www.iec.org.af/pdf/pressrelease/election\\_results\\_16%2009%202009.pdf](http://www.iec.org.af/pdf/pressrelease/election_results_16%2009%202009.pdf) 查阅；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查阅。

<sup>25</sup> 见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2014 年总统选举初步结果”，2014 年 4 月 26 日，可上 [www.iec.org.af/media-section/press-releases/357-preliminary](http://www.iec.org.af/media-section/press-releases/357-preliminary) 查阅；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查阅。

<sup>26</sup> 2009 年选举日那天发生了大约 400 次袭击。例如见，国家民主研究所，“2009 年阿富汗总统选举和省议会选举”，2010 年，可上 [www.ndi.org/files/Elections\\_in\\_Afghanistan\\_2009.pdf](http://www.ndi.org/files/Elections_in_Afghanistan_2009.pdf) 查阅；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查阅。国际观察员在 2014 年计算的袭击次数不到 300 次。见 Joshua Partlow，“数据显示在阿富汗总统选举期间暴力行为受挫”，《盛顿邮报》，2014 年 4 月 14 日。

<sup>27</sup> 塔利班在其网站上的一份正式声明中声称，民众是在武装人员的胁迫下去投票的。此外，塔利班声称在选举日发动了 1 088 次袭击。见“伊斯兰酋长国对虚假和伪造的选举进程的反驳”，2014 年 4 月 7 日发表在塔利班正式网站上。

<sup>28</sup> 阿富汗选举投诉独立委员会宣布收到了总统候选人就 2014 年总统选举第一轮初步结果提出的 70 多项投诉。见阿富汗选举投诉独立委员会，“星期一下午收到了就总统选举初步结果提出的 70 多项投诉”。2014 年 4 月 28 日，可上 [www.iecc.org.af/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58:70&Itemid=633](http://www.iecc.org.af/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58:70&Itemid=633) 查阅；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查阅。

后阿富汗安全部队还能维持目前的实力。鉴于塔利班内部存在这些分歧，因此无法取得任何重大进展，虽然他们并不排除继续接触。就如同所有冲突中的敏感政治进程一样，和解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但不太可能进展神速。

16. 阿富汗政府和宗教对话者没有袖手旁观。在高级和平委员会提出实现和平路线图一年后，已就和平进程采取了进一步步骤。自 2011 年以来，在根据第 1988(2011) 号决议设立的个人和实体名单上已有 30 多名个人从名单上除名，<sup>29</sup> 其中一些人就是以其已和解为由从名单上除名的。自 2012 年以来，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已释放了大约 50 名塔利班囚犯。在卡塔尔多哈的塔利班办事处一直开着。2013 年 9 月举行的一次宗教学者(宗教教师)国际会议通过一项宣言，谴责暴力和极端主义。该宣言还呼吁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继续谈判，并鼓励区域各国支持这一进程。该宣言为可能进行的谈判提出了一个框架。<sup>30</sup> 除了高级和平委员会主席同 Abdul Ghani Baradar Abdul Ahmad Turk(TI.B.24.01)(在巴基斯坦又被称作“Baradar 毛拉”)的直接接触和高级和平委员会对 Abdul Wasay Mu'tasim Agha(曾列入名单)提出的一项倡议予以支持外，这些措施强调了阿富汗政府同塔利班进行谈判的意愿。

17. 但没有证据证明塔利班也有这类意愿。阿富汗官员及国际官员和观察员都认为，塔利班领导层内的关键成员仍然不相信阿富汗政府安全部队在 2014 年之后会继续妥善履行任务。这些塔利班领导人为维持现状宁愿在未来一年中牺牲更多的塔利班战斗人员和其他阿富汗人。对此现象可从政治上作出解释，即塔利班高级领导层得出如下结论：阿富汗政府将变得更为虚弱，塔利班的态势将更为强大；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过去一年是塔利班收入的丰收年，因为麻醉品收入大涨，还有以腐败和敲诈方式获得的收入，以及越来越多因非法开采自然资源而获得的收入。塔利班的部分组织正面临“资源诅咒”，因为随着塔利班资金的增多，塔利班已变得更像一个经济行为体，更愿意维护这种收入，而不愿意同政府谈判。<sup>31</sup>

<sup>29</sup> 下称“1988 年制裁名单”。

<sup>30</sup> 2013 年 9 月 24 日，关于伊斯兰与和平问题的宗教学者国际会议的宣言；阿富汗官员是在监测组于 2013 年 9 月访问期间交给监测组的。

<sup>31</sup> 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估计，2013 年有 209 000 公顷土地种植了鸦片，每公顷平均产量为 26.3 公斤。按照平均农场交货价格计算，这将产生将近 9.5 亿美元的收入。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3 年阿富汗鸦片情况调查结果摘要》，可上 [www.unodc.org/documents/crop-monitoring/Afghanistan/Afghan\\_report\\_Summary\\_Findings\\_2013.pdf](http://www.unodc.org/documents/crop-monitoring/Afghanistan/Afghan_report_Summary_Findings_2013.pdf) 查阅；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查阅。

如果比照阿富汗安全部队 2013 年 11 月的威胁评估结果来看阿富汗境内的罂粟种植地区就可清楚看出，种植鸦片的县大多数处于较高或高度威胁等级。可以假定，在 2013 年，塔利班获得了这一高收入行业产生的大部分利润。

18. 并不是每一个与塔利班有关联的人都对政治进程抱有敌意。在该运动中有一些人理解政治接触的逻辑和潜在好处。高级和平委员会目前正在支助一项由 Abdul Wasay Mu'tasim Agha 提出的政治倡议。在塔利班执政期间, Abdul Wasay Mu'tasim Agha 曾担任过财政部长。他从 2010 年就开始质问塔利班高级军事指挥官, 问他们单靠军事方法来解决冲突是否明智。他在 2011 年下半年躲过了一次暗杀企图, 收到了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发出的两次旅行禁令豁免, 之后于 2012 年 7 月 19 日从名单上除名。自从名单上除名后, 他一直同阿富汗政府保持密切接触。Abdul Wasay Mu'tasim Agha 在 2014 年 2 月提出了塔利班伊斯兰运动宣言, 其中他主张塔利班<sup>32</sup> 和阿富汗政府通过谈判达成解决办法。他为推动这一议程所作的努力继续遭到塔利班领导层的暴力抵抗。

19. 该新倡议的首次会议于 2014 年 2 月 12 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该次会议公开发表的宣言提倡与阿富汗现政府进行谈判。<sup>33</sup>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召开的这次会议有若干塔利班前领导人参加, 并得到一些人表态支持, 包括 Abdul Raqib Takhari(TI.T.75.01),<sup>34</sup> 但他于 2 月 17 日在巴基斯坦白沙瓦遭到暗杀。阿富汗官员认为, 暗杀他的凶手是塔利班核心领导层派出来的。他的尸体由巴基斯坦通过 Torkham 送回阿富汗,<sup>35</sup> 再由阿富汗国民军派飞机运回他的原籍省。卡尔扎伊总统公开称他为“和平进程的烈士”。<sup>36</sup> 不难理解, 这阻碍了可能倾向于推动政治进程的其他被列名的塔利班领导层成员去公开宣布自己赞成政治进程。在“伊斯兰酋长国”网站上, 塔利班表示反对 Abdul Wasay Mu'tasim Agha 的行动, 同时指称 Abdul Raqib Takhari 是被塔利班的敌人暗杀的。<sup>37</sup>

#### 四. 塔利班的现状

20. 塔利班仍然是一个因核心思想而团结在一起、又因各种因素而分成派别的团体; 导致分歧的主要是政策因素, 其次是获取和使用收入方面的因素。有时这些分歧以人的个性或部落差异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希望成为阿富汗政府的同时, 塔利班在某些问题上显示存在共识(例如, 维持冬季袭击以准备开展破坏选举的运

<sup>32</sup> 已不再被称作平行政府或“酋长国”, 而被称作“运动”。

<sup>33</sup> 监测组获得了 Abdul Wasay Mu'tasim Agha(曾列入名单)于 2014 年 2 月 12 日发表的宣言。

<sup>34</sup> 根据未经证实的报告, Takhari 先生出席了于 2013 年 9 月 19 日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的一次筹备会议, 同时出席的还有 Mohammad Moslim Haqqani Muhammadi Gul(TI.H.3.01)。

<sup>35</sup> 楠格哈尔省。

<sup>36</sup> 例如见, Pajhwok, 阿富汗新闻社, “卡尔扎伊: Takhari 为和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2014 年 2 月 18 日, 可上 [www.pajhwok.com/en/2014/02/18/takhari-sacrificed-his-life-peace-karzai](http://www.pajhwok.com/en/2014/02/18/takhari-sacrificed-his-life-peace-karzai) 查阅; 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查阅。

<sup>37</sup> 见“Abdul Raqib Takhari 烈士的生平概述, 愿真主保佑他”, 2014 年 2 月 23 日在塔利班正式网站上发表。

动,但没有成功),在另外问题上则存在分歧(对政治会谈的做法)。在维持冬季战役、要求塔利班战斗人员遵从高级领导层的指令方面显示了一致的指挥和控制,而塔利班的多个“阵线”现象又显示了网络的断裂,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对比非常明显。这种网络断裂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塔利班政治-经济的产物,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监测组的分析结果表明,这些“阵线”是在外地发展起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资金有了足够的直接控制,从而越来越脱离塔利班的“中央指挥部”而趋于自治了。

21. 这一现象的最明显迹象就是这些“新”组织的独立网站和社交媒体门户网站的出现。因此,安全局势变得更加不稳定。这些新组织的例子是,“Da Fidayano 阵线”、“Tora Bora 阵线”和“al-Fath Jabha”。Da Fidayano 阵线起源于阿富汗南部的塔利班,领导人是前塔利班指挥官 Mullah Dadullah Akhund 的兄弟。Tora Bora 阵线的领导人是 Yunus Khalis 的儿子,其父亲曾是阿富汗第一个欢迎和接待乌萨马·本·拉丹(曾列入名单)的人。最后一个新组织-Al-Fath Jabha 是前僧侣 Gulbuddin Hekmatyar(QI.H.88.03)“刚开办”的。在其宣传材料中,其中某些“刚开办”的组织登载了赞扬基地组织的附属组织的视频和文章,如伊拉克基地组织(QE.J.115.04),并威胁要攻击被视为支持阿富汗政府的国家。

22. 内部冲突可能反映了塔利班资金结构的变化。<sup>38</sup> 据阿富汗安全部队和各媒体报告,在2014年1月和2月期间,50多名塔利班中层特工人员被暗杀。同时安援部队基地的关闭导致终止了供货合同。因此,这些杀戮事件可能也反映了对不断减少的资源的日益增强的争夺,包括勒索阿富汗境内国际部队后勤和其他经济活动而产生的收入越来越少了。

23. Said Ahmed Shahidkhel(TI.S.28.01)是拉格曼省的影子省长,在2013年底遭到枪击,但幸存下来了。这是继早先在2012年3月发动的一次袭击后第二次试图夺取他的生命。其他塔利班成员指控他个人从勒索在坎大哈-喀布尔环线上履行安援部队供货合同的货车运输公司所得的资金中获益。出于同样的原因,塔利班意识形态的重要神学创始人之一, Mawlawi Abdullah Zakeri, 于2014年1月30日在巴基斯坦奎达遭到暗杀。尽管他早先曾签署过许多赞成袭击在阿富汗境内的外国存在、学校和政府的法律意见,但他也曾公开批评该运动中因“异教徒的存在”而受益的那些人。<sup>39</sup> 最后,根据阿富汗安全官员的说法,目前发生的一场冲突使塔利班运动的共同创始人之一 Ghazi 毛拉同塔利班当前的领导层(由 Abdul Qayum Zakir、Akhtar Mohammad Mansour Shah Mohammed(TI.M.11.01)和 Gul Agha

<sup>38</sup> S/2013/656, 第44段。

<sup>39</sup> 虽然他早期曾鼓吹过塔利班运动的总体目标,但在同 Mohammed Omar Ghulam Nabi 毛拉(TI.O. 4.01)发生类似争端后于1995年初在巴基斯坦退休,仅在2001年9月和10月回来对坎大哈作了一次短暂访问,以阻止想要引渡乌萨马·本·拉丹(曾列入名单)的任何企图并获得成功。

Ishakzai(TI.I.147.10)组成)就 Maiwand 县(坎大哈市西面的一个主要的鸦片种植县)的土地权产生了对抗。

24. 虽然观察塔利班的人很少关注资源争端,但对塔利班内部就该运动未来战略发生的冲突则一直都在及时作出评论。<sup>40</sup> 根据阿富汗高级安全官员的说法,在奎达发生的一些指称的塔利班暗杀事件<sup>41</sup> 反映了塔利班派别内部的政治分歧和报复性杀戮。Nurullah Hotak 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被身份不明的袭击者杀害。Hotak 是塔利班在扎布尔省的影子省长,同指挥官 Abdul Malik 一起在 2013 年 12 月会晤了高级和平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Abdul Malik 于 2013 年 12 月 29 日被杀害。一个为在扎布尔省教育部工作的塔利班教育顾问最近在奎达遭到暗杀。阿富汗高级官员认为,受害者是因为与阿富汗政府合作才成为目标的。

## 五. 希克马蒂亚尔

25. 吉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QI.H.88.03)继续在武装对抗和政治接触之间摇摆不定。他指示他的追随者参加 2014 年 4 月的总统选举和省议会选举,投票选举“他”的候选人 Qutbuddin Helal。Qutbuddin Helal 本人则于 2013 年 9 月提名自己为总统候选人,并在 2014 年 2 月 16 日得到吉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的公开认可。<sup>42</sup> 2 月 28 日,为应对宗教激进主义党派解放党就参加选举和不服从 Mohammed Omar Ghulam Nabi(TI.O. 4.01)而提出的批评,吉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QI.H.88.03)在其网页指出, Mohammed Omar Ghulam Nabi 是一个“逃犯和难民”,而解放党则是一个“在阿拉伯国家活动、接受外国指示和金钱支持的不知名的团体”。同时,吉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矢言要继续“武装抵抗”政府的外国军事支持者。<sup>43</sup>

<sup>40</sup> 例如见, Abdul Ghani Kakar, “阿富汗塔利班的内部分歧在加剧。分析人士说, Maulana Abdullah Zakri 被杀一事证实, 在好战分子中确实存在分歧”, 2014 年 2 月 19 日, 可上 [centralasiaonline.com/en\\_GB/articles/caii/features/pakistan/main/2014/02/19/feature-01](http://centralasiaonline.com/en_GB/articles/caii/features/pakistan/main/2014/02/19/feature-01) 查阅; 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查阅。

<sup>41</sup> 监测组通过新闻报道得知, 俾路支内政部长说, 他不知道这些杀戮事件, 例如见, Zia Ur Rehman, “谁在杀戮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塔利班”? 《星期五时报》, 2014 年 1 月 24 日, 可上 [www.thefridaytimes.com/tft/who-is-killing-afghan-taliban-in-pakistan/](http://www.thefridaytimes.com/tft/who-is-killing-afghan-taliban-in-pakistan/) 查阅; 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查阅。

<sup>42</sup> 例如见, Tolonews, “伊斯兰党认可 Helal 参加总统选举”, 可上 [www.tolonews.com/en/election-2014/13874-hezb-e-islami-endorses-helal-in-presidential-election](http://www.tolonews.com/en/election-2014/13874-hezb-e-islami-endorses-helal-in-presidential-election) 查阅; 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查阅; 或 Ghanizada, “吉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支持 Qotbuddin Hilal 竞选总统”, 2014 年 2 月 15 日, 可上 [www.khaama.com/gulbuddin-hekmatyar-supports-qotbuddin-hilal-in-presidential-election-2800](http://www.khaama.com/gulbuddin-hekmatyar-supports-qotbuddin-hilal-in-presidential-election-2800) 查阅; 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查阅。

<sup>43</sup> 见“Intikhabat aw da wulus omedwand”, 2014 年 3 月 27 日, 可上 [www.dailyshahadat.com/sarmaqala-story.php?id=1389](http://www.dailyshahadat.com/sarmaqala-story.php?id=1389) 查阅; 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查阅。

## 六. 基地组织的附属组织

26. 2014 年之后在阿富汗的一个战略性挑战就是基地组织的附属组织的存在和作用问题。阿富汗政府和邻国政府的官员对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在阿富汗境内重新开展活动的可能性表示关切。根据阿富汗和监测组国际对话者的评估，基地组织的这些附属团体不太可能在近期离开阿富汗。因此，他们构成了令人担心的长期安全威胁，并从阿富汗辐射到整个区域和区域以外的地区。这对南亚和中亚的影响特别大，因为这两个地区直接受到了恐怖主义暴力的影响，而实施这种暴力行为的人和团体以前就是利用阿富汗领土进行训练或规划的。

27. 同时，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团体，例如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QE.T.132.11)、拉什卡-塔伊巴组织(QE.L.118.05)和拉什卡-金格维组织(QE.L.96.03)经常参加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袭击。这些团体的战斗人员经常在东部遭遇阿富汗安全部队，在阿富汗南部也是，但程度要小一些。在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E.I.10.01)继续在当地的乌兹别克族阿富汗人中招兵买马，并继续在几个省里开展活动。阿富汗安全部队在 2014 年 1 月两次报告了车臣战斗人员出现在卢格尔省和喀布尔省的情况。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报告还包括效忠于基地组织(QE.A.4.01)的非阿富汗人在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和在阿富汗东部库纳尔省活动的情况。目前仍不清楚是哪个团体在 2014 年 2 月 26 日袭击了土库曼斯坦的一支边境巡逻队，造成 3 名边防警卫被杀。<sup>44</sup> 最初的情报表明，此事件可能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有关。

## 七. 制裁名单

28. 自监测组 2013 年第三次报告以来，1988 制裁名单上仍有 132 名个人和 4 个实体，总数未变。但是，有 1 个人(Badrudin Haqqani)在正式确认其死亡后于 2013 年从名单上除名；在 2014 年 1 月有 1 个人，Qari Saifullah Tokhi(TI.T.168.14)，列入名单。<sup>45</sup> 监测组还建议对名单作一系列修正，委员会在 2013 年 12 月接受了其中的 41 项建议。之后，监测组又建议作 25 项修正，委员会仍在审议其中的一些建议。

29. 将 Qari Saifullah Tokhi(TI.T.168.14)增补进 1988 制裁名单的做法对阿富汗叛乱活动协助者所发挥的作用发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尤其对那些涉及供应简易爆炸装置的人。这类协助者，不管他们是简易爆炸装置供应链的组成部分还是塔利班供资结构的组成部分，在整个叛乱活动的运作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阻止这类关键性人员的活动可降低叛乱活动的实效。监测组认为，把列名工作的重点放

<sup>44</sup> 例如见，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据报告，阿富汗塔利班好战分子杀害 3 名土库曼斯坦边防警卫”，2014 年 2 月 28 日，可上 [www.rferl.org/content/turkmenistan-afghanistan-taliban-attack/25280134.html](http://www.rferl.org/content/turkmenistan-afghanistan-taliban-attack/25280134.html) 查阅；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查阅。

<sup>45</sup> 2014 年 3 月 19 日安全理事会新闻稿。

在协助者身上可非常有效地改进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制裁制度的导向。这种列名方法直接针对了叛乱活动的网络特征，对此监测组以前已有论述。<sup>46</sup>

30. 本报告附件概述了塔利班高层领导的组成情况。附件是对监测组在 2012 年第一次报告中提交的名单的更新。<sup>47</sup> 这个名单上的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与他们相连的各种网络的最高一级。1988 制裁名单只列入了关键的塔利班财政委员会的 1 名成员，Gul Agha Ishakzai(TI.I.147.10)，这一事实说明，制裁名单目前的内容需要不断刷新，以解决与塔利班相关的关键的供资网络。

31. 与塔利班供资结构相关的列名工作对叛乱活动成功地施加了压力。根据阿富汗安全官员的说法，2 名钱商，Khairullah Barakzai Khudai Nazar(TI.K.163.12)和 Abdul Satar Abdul Manan(TI.A.162.12)已经散伙，<sup>48</sup> 并试图独自重启在坎大哈的业务活动。阿富汗官员估计，Khairullah Barakzai Khudai Nazar 和 Abdul Satar Abdul Manan 两人的资产因本人被列入 1988 制裁名单而大大缩水。但是，两人似乎都设法于 2013 年凭借在坎大哈的 Ayno Mena 项目销售了大约 500 个住宅地块，从而部分弥补了自己的资金损失。<sup>49</sup> 阿富汗当局查出并阻止了这两人在该市开设新店的计划。<sup>50</sup> 根据阿富汗高级安全官员的说法，Malik Noorzai(TI.N.154.11)和他的兄弟 Faizullah Khan Noorzai(TI.M.153.11)设法通过他们儿子牵头的一家新公司于 2013 年在阿富汗重启了业务活动。

32. 这些事态发展都不令人惊讶。定向制裁要维持其实效就必须考虑到以下情况：受制裁的人员和实体会作出反应，设法躲避全球制裁措施对他们施加的压力。在涉及参与资助阿富汗叛乱活动的人员和实体时更是如此。因此，监测组的一项中心工作仍然是同委员会、阿富汗政府和其他会员国密切合作，增加各名单条目所载信息，特别是金融协助者和实体条目的信息。只有一个灵活、注重细节的制裁制度才能超越善于创新和善于规避的塔利班资助者。

## 八. 维持名单

33. 自监测组第三次报告以来，现有名单条目所载信息的质量和准确度在继续改善。最引人注目的发展就是(逐步)改善了身体特征识别信息，包括照片或(可能的话)其他生物鉴别信息。鉴于生物鉴别信息如果来自情报来源则可能是高度保密的或受到不同国家司法管辖机构的数据隐私权保护，因此这个程序并非总是容易实

<sup>46</sup> S/2013/656，第 13-17 段。

<sup>47</sup> S/2012/683，附件。

<sup>48</sup> 他们是 Haji Khairullah Haji Sattar 货币兑换公司(TE.H.10.12)的共同拥有人。

<sup>49</sup> 根据 2013 年 9 月和 2014 年 12 月在坎大哈同阿富汗相关安全官员讨论的情况。

<sup>50</sup> 在监测组于 2013 年 9 月进行访问后，Khairullah Barakzai Khudai Nazar(TI.K.163.12)试图在 Lemar 市场开设一个新的办公室，但被阿富汗当局阻止了。

施的。但从 2012 年的零基数开始，监测组现在已从提供合作的会员国那里获得了一些照片和/或身体特征描述，并希望在未来 12 个月中以此为基础进行发展。

34. 身体特征描述和/或照片可大大增强对相关人员的制裁措施执行力度，同时减少在身份核查中的错误匹配风险。监测组在支持委员会的工作并同阿富汗政府、会员国和国际组织协调的同时，将继续作出努力，以获取名单所列人员的相关数据。目前，1988 制裁名单上还有 8 个条目缺乏足够的供进行有效执法的识别资料。<sup>51</sup> 所有 8 个案例都与名单所列人员的国籍有关。<sup>52</sup>

35. 要在阿富汗境内执行制裁措施就得依赖用当地语文提供的名单信息。虽然阿富汗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银行和外交部有专职工作人员定期翻译并通过正式渠道传播相关信息，但如果由联合国主导以阿富汗国语(普什图语和达里语)传播名单的话将会大大改善在该国省一级的及时执行工作。在监测组访问阿富汗期间，阿富汗对应方已多次向监测组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当地语文提供名单条目数据和简述的做法还将改进名单所列人员和实体对制裁的了解，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使用任何一种联合国正式语文，在阿富汗广大地区的阿富汗民众及讲达里语和普什图语的社区的情况也是如此。

36.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请秘书处探讨如何以具有成本效益的办法，将名单条目数据和简述非正式地译成达里文和普什图文，并在 2015 年 1 月前刊登在委员会的网站上。

## 九. 制裁执行情况

### A. 旅行禁令

37. 监测组继续积极追踪 1988 制裁名单上的人员。监测组未收到来自会员国关于指称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制裁制度所列人员违反旅行禁令行为的任何正式确认信息。

38. 与阿富汗有直接过境通道的大多数会员国目前在其边界采用了某种形式的生物鉴别入境控制手段。把越来越多的生物鉴别数据，例如名单所列人员的照片和/或身体特征描述，加入到相关的名单条目和国际刑警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通告里的做法将加强旅行禁令的执行力度。1988 制裁名单上有关于一些名单所列人员正被拘留或曾被拘留或在过去曾被捕过的信息。因此，有关会员国可能拥有这些人员的全部或部分生物鉴别数据集(包括照片、指纹或虹膜扫描)。

<sup>51</sup> 见安全理事会第 2082(2012)号决议，第 28(b)段。

<sup>52</sup> 这意味着自监察组第三次报告(S/2013/656)以来增加了 2 个案件。增加这两个案件的原因是因为发现两名名单所列人员从与阿富汗相邻的一个会员国那里骗取了身份证件。

39. 在与委员会商定后，监测组目前正支助委员会汇编相关数据，以支持起草一封给有关会员国的信，要求它们根据各自国家的法规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交这类数据集，以列入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通告。

## 1.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40. 空中旅行仍然是名单所列重要人员尤其是资助者偏好的关键交通模式。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民航组织)191 个成员国的航空公司在 2012 年运载了将近 30 亿乘客，预测这一数字还将大幅度增加。<sup>53</sup> 让名单所列人员无法进行空中旅行就很有可能影响他们的行为，并阻断他们对塔利班的支持。自发布第三次报告以来，监测组一直继续加强与国际民航组织合作。这种合作目前为加强旅行禁令的执行力度提供了两个具体机会。

41. 首先是国际民航组织的联络点网络。联络点连接了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民用航空管理局的所有安全官员。监测组在同国际民航组织磋商并同委员会密切合作的情况下建议，传递 1988 制裁名单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所列人员条目里的信息。这将使所有民用航空管理局获得相关识别数据并提高它们对旅行禁令和所有名单所列人员特征的了解。

42. 根据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第 2006 号决定，<sup>54</sup> 监测组目前正在支助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和秘书处拟订将提交给国际民航组织的一项正式建议。

43. 用于处理起飞前旅客数据的系统为加强旅行禁令的执行力度提供了另一次机会。目前，在这方面有两个主要系统，即乘客姓名档案系统<sup>55</sup> 和旅客信息预报系统/互动式旅客信息预报系统。<sup>56</sup> 会员国正在缓慢的引入这些系统，以提高

<sup>53</sup> 见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定期客运交通预测、中期客运交通预测——2012 年世界空运情况”，可上 [www.icao.int/sustainability/pages/eap\\_fp\\_forecastmed.aspx](http://www.icao.int/sustainability/pages/eap_fp_forecastmed.aspx) 查阅；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查阅。

<sup>54</sup> 见 S/2006/635(委员会对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第四次报告所载各项建议的立场文件)，第 13 段。

<sup>55</sup> 乘客姓名档案系统是一个数据集，是在订购机票时给每一位旅客设立的。它可包括关于旅客及其预定行程的全部数据。对制裁制度有用的是以下内容：旅客的姓名、护照资料细节(国籍、证件号码和失效日期)、出生日期和地点、支付/账单信息(其中包括账单邮寄地址)。可以对照 1988 制裁名单里的识别信息来核对这些内容。另见世界海关组织/空运协会/国际民航组织联络委员会，“旅客和机场数据交换标准：行政、商业和运输电子数据交换执行指南——向国家或其他当局发送的乘客姓名档案系统数据。PNRGOV 信息”，12.1 版，第 6ff 页，可上 [www.icao.int/Security/FAL/Documents/PNRGOV-ImpGuide\\_12-1.pdf](http://www.icao.int/Security/FAL/Documents/PNRGOV-ImpGuide_12-1.pdf) 查阅；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查阅。

<sup>56</sup> 另见 S/2013/656，第 35 段。旅客信息预报系统和互动式旅客信息预报系统是两个类似的系统，处理与每架起飞客机上的人员群体有关的旅客数据。旅客信息预报系统数据仅由航空公司汇编并在飞机起飞后向接收国发送。该国然后在该架飞机尚在飞行途中就对照其国家观察名单核对这一旅客名单。互动式旅客信息预报系统是旅客信息预报系统的一个更高级版本。互动式旅客信息预报系统在旅客办理登机手续时自动对照相关旅客要前往的国家提供的禁飞名单检查旅客姓名，并事先告诉航空公司，该旅客是否被禁止进入该国。

国际空中旅行的安全度和防止在国家禁飞名单上的人员利用这一交通模式。国际民航组织同世界海关组织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空运协会)合作,为计划使用这种系统的会员国制订了导则。此外,世界海关组织在2012年6月公布了一项关于请各国政府使用旅客信息预报系统和乘客姓名档案系统的建议。

44. 目前,国际民航组织/空运协会/世界海关组织的导则或世界海关组织关于使用旅客信息预报系统和互动式旅客信息预报系统的建议都没有提及安全理事会的制裁。负责起草和制定这类导则的国际民航组织/空运协会/世界海关组织联络委员会可修订导则案文。联络委员会的主办方和主持方是世界海关组织。强调通过利用乘客姓名档案系统和旅客信息预报系统/互动式旅客信息预报系统来执行旅行禁令将提高有关国家当局对制裁制度的认识。

45. 根据委员会在这方面的一项决定,监测组目前正在协助委员会和秘书处拟订将提交给世界海关组织的一项正式建议。

## 2. 豁免

46. 委员会未收到任何根据第2082(2012)号决议提交的旅行禁令豁免请求。自委员会设立可允许对豁免请求作出迅速反应的新程序以来,已经准许了一次豁免。

## B. 资产冻结

### 1. 塔利班的创收情况

47. 塔利班及其附属团体在阿富汗境内依靠各种来源创收。除了来自该国境外阿富汗企业的自愿或被迫捐款及出于宗教或意识形态联系所作的自愿捐款外,塔利班已经在阿富汗境内建立一个相当先进的创收系统。塔利班的资金同样越来越依靠绑架富有商人以勒索赎金的做法。<sup>57</sup> 他们以处决平民和援助工作人员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权威,阻碍安全和经济发展。这种做法利用了塔利班网络的力量并创建了新的筹资渠道。但是,这类活动正日益改变着该运动各组成部分的特征,从一个基于宗教意识形态的团体逐渐变成了一个由盈利动机驱动的网络联盟。监测组在未来12个月内将更为细致地继续跟踪这一变化。

48. 毫不奇怪,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创收成果是不平衡的,因省而异。在一些省份,如尼姆鲁兹省和坎大哈省,塔利班有能力靠自己的“经济活动”自我维持,因此不依赖中央领导层付款。阿富汗安全官员估计,总体而言,塔利班通过各种办法(毒品、敲诈、非法开采矿产)每月从坎大哈省掠取7百万至8百万美元。<sup>58</sup> 这个

<sup>57</sup> 根据监测组同有关阿富汗官员和国际专家就该问题的讨论情况。

<sup>58</sup> 监测组在2014年2月访问坎大哈期间收到的信息。

数额足以维持塔利班在该省的活动。在其他省份，如乌鲁兹甘省或扎布尔省，叛乱分子则依赖该运动中央领导层的资金支持。

## 2. 对赫尔曼德省的个案研究

49. 赫尔曼德省是塔利班在阿富汗境内的一个最重要的创收省份。因此，可以作为一个资料丰富的个案研究对象。塔利班在赫尔曼德省的创收结构包括了塔利班在该国的所有三大资金流：麻醉品、勒索地方经济和非法开采自然资源。

塔利班在赫尔曼德省靠麻醉品获得的收入

50. 赫尔曼德省是阿富汗最重要的鸦片生产省，2013 年种植了 100 000 公顷罂粟。<sup>59</sup> 罂粟种植中心在省会 Lashkargah 西南面的 Marjah 县。根据在赫尔曼德省的阿富汗官员的说法，2013 年大多数种植罂粟的土地很容易受到塔利班恐吓，预计该地区农民将鸦片产量的 10% 作为“税”支付了。初步迹象表明，与 2013 年相比，2014 年为种植罂粟而开垦的土地更多了。因此，预计塔利班从罂粟收获中获得的收入将大幅度上升。在赫尔曼德省的阿富汗官员估计，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在 2014 年 5 月收获季节也可从罂粟种植方面获得 5 000 万美元的收入。<sup>60</sup> 毒品走私者向农民提供化肥和一笔相当于预期收获物价值 50% 的预付款。如果农民在收获时无法提供必要的鸦片量，他们就成了毒品走私者的债务人。

塔利班靠非法开采自然资源获得的收入

51. 开采大理石是赫尔曼德省经济的一个主要促进因素。全世界每年的大理石产量超过 1 亿吨。每年创造了大约 400 亿美元的总收入。<sup>61</sup> 阿富汗的储藏总量为 90 亿吨，价值在 1 500 亿至 2 000 亿美元之间。在 2008 年至 2012 年期间，阿富汗官方大理石产业的增长相当可观，目前估计每年开采量在 124 000 至 155 000 吨之间。每年创收大约 1 500 万美元。<sup>62</sup>

<sup>59</sup>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3 年阿富汗鸦片情况调查结果摘要》，第 6 页，可上 [www.unodc.org/documents/crop-monitoring/Afghanistan/Afghan\\_report\\_Summary\\_Findings\\_2013.pdf](http://www.unodc.org/documents/crop-monitoring/Afghanistan/Afghan_report_Summary_Findings_2013.pdf) 查阅；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查阅。

<sup>60</sup> 以每公顷平均产量为 25 公斤和每公斤平均农场交货价为 140 美元计算，“税”款大约为每公顷 350 美元。阿富汗安全官员向监测组解释说，塔利班平均每公顷实收大约 254 美元，因为产量可能减少或收获数量可能被低报。这意味着，2014 年来自鸦片产量的主要收入大约在 1 500 万美元(假设征税面积为 60 000 公顷，即占 2013 年罂粟种植总面积的 60%)和 3 590 万美元(2013 年的实际收入)之间。如果获得特大丰收，这个数额可能上升到 5 026 万美元(假设像 2013 年那样收入再次增长 40%)。

<sup>61</sup> Melissa Skorka，“未讲述的阿富汗成功故事”，《外交政策》，2013 年 10 月 22 日，可上 [southasia.foreignpolicy.com/posts/2013/10/22/afghanistans\\_untold\\_success\\_story](http://southasia.foreignpolicy.com/posts/2013/10/22/afghanistans_untold_success_story) 查阅；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查阅。

<sup>62</sup> Abdul Ghafar Rassin，“关于阿富汗大理石行业的全面研究报告”(阿富汗投资支助机构，2012 年 4 月，喀布尔)。

52. 阿富汗政府已为赫尔曼德省的五家采矿公司发了执照。这些公司开采缟玛瑙大理石(一种供家庭装饰用的大理石),总共为国家创造 1 700 万阿富汗尼(将近 300 000 美元)的税收。每开采一吨缟玛瑙大理石,政府可收取大约 3 500 阿富汗尼(将近 60 美元)。在赫尔曼德省,缟玛瑙大理石只能以露天开采作业方式开采。这种石头埋在地表 2 至 5 米处,因此无需挖掘隧道。有执照的采矿公司在赫尔曼德省使用石头切割机开采缟玛瑙大理石,以维护这种石头的质量。因此在赫尔曼德省,没有一家合法注册过的开采公司持有购买或处理爆炸物的执照。

53. 由于在该省南部各县广泛存在着大理石,而塔利班有能力控制人口中心以外的农村地区,因此在赫尔曼德省的非法开采活动构成了塔利班的第二条主要资金流。该省境内非法和未经许可的采矿部门似乎比合法采矿部门大好几倍。监测组目前已查明,在赫尔曼德省南部有 25 至 30 处非法采矿作业。<sup>63</sup> 这些非法采矿作业中的大多数靠近巴基斯坦边界(Deshu 县),使非法采矿者能将非法开采来的石头快速轻易地偷运出阿富汗,进入国际市场,使用的伪造证件把这类缟玛瑙大理石说成是从邻国开采出来的。

54. 虽然难以确定该省非法采矿产生的总收入,但仅凭该省南部非法采矿点的数量就可知道,这一收入流的数目客观。监测组将继续研究这个问题。监测组的初步评估是,塔利班的收入流大大超过每年 1 000 万美元。同合法采矿不同的是,非法采矿者使用爆炸物,以快速开采缟玛瑙大理石。这种做法对石头质量产生了不利影响。但由于非法开采的缟玛瑙大理石是不交税的,因此即使质量较差,非法开采来的缟玛瑙大理石的利润率仍然较高。

55.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商定一份有关会员国名单,以向这些会员国写信,内容包括一份强调非法开采来的缟玛瑙大理石在资助塔利班方面的作用的背景文件。这封信还鼓励会员国向本国的缟玛瑙大理石进口商强调这个问题,并鼓励那些尚未采用“适当了解你的客户”原则的商家采用这一原则。

塔利班在赫尔曼德省靠敲诈获得的收入

56. 建筑公司是塔利班在赫尔曼德省非农业部门实施敲诈活动的主要目标。目前总体来讲,人道主义行为体不是塔利班的目标。在国家供应的电力处于塔利班控制之下的地区,塔利班还向一些农村民众敲诈钱财。

在赫尔曼德省的收入的使用情况

57. 在赫尔曼德省的塔利班“财政委员会”将塔利班在该省经济活动的收益转交给在奎达的舒拉委员会。这些收益的转交主要通过毒品进行。这些毒品被偷运出该省,然后在巴基斯坦销售。再将现金以货币方式或通过哈瓦拉汇款系统转交给

<sup>63</sup> 监测组在赫尔曼德省接触了省级安全和采矿官员,并把在这些会议上收集到的数据同取自美国的《阿富汗地质调查》的数据和可通过商业途径获取的赫尔曼德省南部的现有卫星图像结合在一起。

在奎达的舒拉委员会。塔利班把在赫尔曼德省获得的总收益中的大约 20%用于同政府作战。80%的收益转交给在奎达的舒拉委员会。在奎达的舒拉委员会然后把这笔钱重新分配给那些塔利班无法用当地经济活动来支付其费用的省份，例如扎布尔省和乌鲁兹甘省。

### 3. 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

58. 阿富汗高级金融官员指出，由于长期对阿富汗银行业缺乏信任，阿富汗境内 90% 的交易继续通过货币服务提供商进行(哈瓦拉汇款系统)。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是阿富汗在这方面一个主要利益攸关方。该中心在登记阿富汗境内的哈瓦拉汇款系统方面继续取得进展，要求已登记的金融企业定期提交报告。截至 2014 年 4 月，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已登记了 1 000 多个货币服务提供商。<sup>64</sup> 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计划提高对未登记货币服务提供商的罚款。在展开对阿富汗境内货币服务提供商的登记进程之初，有意把罚款额定得较低(大约 350 美元)，目的是吸引货币服务提供商进入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主导的登记进程，防止他们把业务转入“地下”。随着登记范围扩大，甚至在如霍斯特省和赫尔曼德省这样不安全地区的扩大，该中心认为现在采取更有力方法可产生积极影响。

59. 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仍然面临众多挑战，主要是在能力建设领域、工作人员留用、国际合作和信息交流方面。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确认了详细需求，并且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义处保持着联系。监测组继续向其他国家中的伙伴和国际组织宣传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的价值。监测组与该中心保持密切联系，定期收到关于阿富汗境内资产冻结执行情况的最新信息。<sup>65</sup>

### C. 武器禁运

60. 在 2013 年的战斗季节里可以看到塔利班又重新部分采用了标准步兵战术。这表明塔利班企图从打非常规战争变为打准常规战争，但迄今未取得成功。但自发布监测组第三次报告以来，塔利班依赖简易爆炸装置作为其首选武器的做法没有改变。在任何一个特定时间段内，塔利班使用这类装置的次数都在继续增加。监测组跟踪并记录阿富汗叛乱分子使用工业部门生产的部件的情况。

61. 监测组目前正在讨论各种可能的建议，以与阿富汗政府和其他国际利益攸关方合作对付这一威胁，支持委员会的工作。

<sup>64</sup> 同 2013 年初相比有了明显增加，当时在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登记的有大约 800 个货币服务提供商。

<sup>65</sup> 最近一次最新信息是监测组在 2014 年 2 月访问阿富汗期间收到的。

62. 在《2011 年国家威胁评估》和《2012 年国家的安全战略》的基础上，国家安全委员会确认了简易爆炸装置构成的威胁，包括通过使用由两用前体自制的爆炸物和通过使用工业部门生产的爆炸物。阿富汗正通过落实哈米德·卡尔扎伊总统于 2013 年 10 月签署的《国家反简易爆炸装置战略》来应对这些风险领域。<sup>66</sup> 阿富汗国民军设立了专门机构，以此建立了反简易爆炸装置的机构能力。在过去五年中，阿富汗一个多机构反简易爆炸装置工作组一直在不定期地举行会议。现在这个工作组已变成一个设在喀布尔的常设机构。简易爆炸装置所使用的工业部件仍在继续大量流入。阿富汗政府已确认采矿部门是特殊风险领域。<sup>67</sup> 这导致矿业部代表成为阿富汗多机构反简易爆炸装置工作组的成员。

63. 自 2013 年底以来，塔利班获得了更精密的简易爆炸装置。例如，阿富汗安全当局于 2014 年 1 月在坎大哈缴获了一件伪装成皮夹克的特别精密的自杀式炸弹背心。<sup>68</sup> 对该夹克进行分析后表明，使用金属探测器几乎无法探测出这件夹克。与其他自杀式炸弹背心不同的是，爆炸物被织进了夹克衬料的缝线里，即使用手进行身体搜索都无法察觉这是件自杀式炸弹背心。这一特殊例子显示，塔利班的简易爆炸装置制造者目前已有能力采用高度精密技术来袭击阿富汗境内的高价值目标。

64. 除了技术越来越高级外，塔利班还能制造非常大的简易爆炸装置。国防部报告说，在帕克蒂亚省霍斯特地区发现了一个最近制造的车载简易爆炸装置，里面共装载了 35 吨爆炸物。<sup>69</sup> 为制造这类大型简易爆炸装置，塔利班及其附属团体在国外购买自制爆炸物所用的前体和工业部门生产的部件。在把这些材料带入国内后，要等到就要使用之前才开始组装大型简易爆炸装置。

65. 最后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在该国南部显然出现了从受害人引爆简易爆炸装置(传压板)方法到遥控引爆简易爆炸装置(通过指令线、电话、无线电等)方法的转变。<sup>70</sup> 这标志着已开始放弃使用技术含量低的简易爆炸装置(传压板)了，而在 2013 年初这类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在南部很普遍。现在自制爆炸物的主要基础材料是氯酸钾，大部分从阿富汗境外进口。

---

<sup>66</sup> 监测组在 2013 年 12 月访问阿富汗时获得了该战略的全文。

<sup>67</sup> 另见 S/2013/656，第 55-65 段。

<sup>68</sup> 在监测组 2014 年 1 月访问期间，在坎大哈的阿富汗安全官员将关于这件夹克的分析结果交给了监测组。

<sup>69</sup> 由阿富汗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的信息，2014 年 1 月。

<sup>70</sup> 另见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2013 年年度报告：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第 18 至 21 页，2014 年 2 月，喀布尔，可上 [info.publicintelligence.net/UNAMA-CivilianDeaths2013.pdf](http://info.publicintelligence.net/UNAMA-CivilianDeaths2013.pdf) 查阅；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查阅。

## 十. 监测组的工作

### A. 分析、监测和执行

66. 自发布监测组第三次报告以来，监测组继续注重其核心业务，即分析塔利班及其附属组织对阿富汗和平、稳定与安全带来的威胁；就列名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着重加强制裁制度的影响。监测组的优势在于能与世界各国政府、特别是阿富汗政府协同合作。此外，监测组通过接触外部专家对塔利班及其同伙带来的威胁进行综合评估，并促进建立定向、有效和公正的制裁制度。监测组具有关于阿富汗的专门知识，还有金融、武器和边界安全措施方面的专家，这些都有助于持续作出这类努力。

### B. 同会员国的合作

67. 监测组继续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2082(2012)号决议的要求与会员国接触。自发布第三次报告以来，监测组对阿富汗进行了两次扩大访问，与在喀布尔的国家当局和国际主管机构及在赫尔曼德省、坎大哈省和楠格哈尔省的省级官员讨论了总体政治和安全局势及名单所列个人和实体的问题。这些访问有助于监测组加强同阿富汗政治安全结构内的关键利益攸关方的合作，特别是高级和平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制裁协调中心，因为这些机构在阿富汗境内落实制裁制度方面积极发挥着重要作用。

68. 此外，监测组通过会员国驻阿富汗的代表和在各自首都的代表与有关会员国密切联络。这些访问有助于监测组了解会员国在执行制裁制度时面临的挑战。监测组在与国家当局的直接接触期间也非常重视安全理事会第 2082(2012)号决议第 36 段的要求，即监测组应该应会员国请求为能力建设提供便利，并将继续进一步制订相关做法。

### C. 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合作

69. 监测组同联合国其他专家组、特别政治特派团和联合国机构密切合作。监测组参加了儿基会在约旦举行的在复杂和高威胁环境下的人道主义行动问题全球会议。监测组每天同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一起工作。

### D. 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

70. 监测组同各区域和国际组织密切合作。在访问阿富汗期间，监测组定期同驻阿富汗的安援部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特种部队进行互动。监测组还出席了中东和北非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在多哈主办的一次洗钱和资助类型问题专家会议和在喀布尔举行的一次“亚洲心脏地带”国家集团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问题专家会议。

## E. 同安全理事会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合作

71. 监测组继续加强同国际刑警组织及国际刑警组织驻阿富汗国家中心局的积极合作。监测组在进行国家访问和参加区域会议期间不断收到会员国官员就特别通告对实施制裁的影响提出的积极反馈意见。监测组目前在秘书处协调下正与有关会员国一起工作，把这些会员国就 1988 制裁名单所列人员发出的红色通缉令同在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制裁制度框架内发出的特别通告联系起来。

72. 监测组根据其在第三次报告中提出并经委员会同意的建议，以制裁制度为基础起草了一个橙色通告。在秘书处和委员会的合作下，监测组目前正在探索向国际刑警组织系统引进该橙色通告的技术可行性。

73. 国际刑警组织维持着各种相关数据库，若能进入这些数据库就会大大加强委员会和监测组的工作。特别是遗失和失窃旅行证件、与通告有关的旅行证件和 I-Arms 等数据库可成为委员会和监测组工作的重要信息来源库。

74.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在同秘书处和监测组协商后，联系国际刑警组织，以让秘书处使用这些数据库。

## F. 建立同学术界专家和民间社会专家的联系

75. 监测组的任务是研究塔利班及其有关联个人和实体所构成的性质在不断变化的威胁并提出报告，包括通过与相关学者和学术机构进行对话。自 2013 年 10 月以来监测组参加了三次重大国际会议。一次是在阿曼，其中部分内容侧重于 2014 年后的未来区域环境问题。另一次会议在澳大利亚举行，重点是 2014 年总统选举和安援部队撤离后的阿富汗前景。第三次会议在丹麦举行，重点是塔利班运动的现状和未来前景。此外，监测组同外部专家和学者举行了大约 20 次会议。监测组成员还在纽约联合国协会、得克萨斯州奥斯丁大学和牛津大学发表演说。

## G. 促进公开辩论

76. 监测组欢迎对本报告内的分析和建议提出反馈意见，可发送到 1988mt@un.org。

## 附件

## 塔利班现任中央领导层概况

1. 这份概况是根据监测组在最近访问期间来自以下阿富汗机构的各位阿富汗正式对话者那里获得并经他们证实的信息编写的：阿富汗国民军、国家警察局各部门和各办事处、国家安全局。

2. 本概况更新了监测组 2012 年第一次综合报告所载名单(S/2012/683)。标有\* 记号的姓名表示，相关人员在 2011 年编写 S/2012/683 号文件名单时不担任这一职务。

## 领导

Amir ul-Mu'minin                      Mohamed Omar Ghulam Nabi (TI. O. 4.01)

## 领导委员会

主席兼高级顾问                      Akhtar Mohammad Mansour Shah Mohammed(TI. M. 11.01)<sup>71</sup>

领导委员会成员                      Abdul Qayum Zakir(来自赫尔曼德省)<sup>72</sup>

领导委员会成员                      Hafiz Majid

领导委员会成员                      Mohammad Abbas 阿訇(TI. A. 66.01)\*

领导委员会成员                      Mohammad Hasan Rahmani(TI. R. 96.01)

领导委员会成员                      Mohammad Hassan 阿訇(“Babar”)(TI. H. 2.01)

领导委员会成员                      Sirajuddin Jallaloudine Haqqani(TI. H. 144.07)

领导委员会成员                      Abdul Razaq Akhund Lala 阿訇(TI. A. 53.01)

领导委员会成员                      Torak Agha(来自坎大哈省)<sup>\*73</sup>

领导委员会成员                      Gul Agha Ishakzai (TI.I.147.10)

领导委员会成员                      Shaikh Abdul Hakim(来自坎大哈省)\*

领导委员会成员                      Amir Khan Motaqi(TI. M. 26.01)\*

<sup>71</sup> 一些消息人士把 Akhtar Mohammad 称之为“第二副埃米尔”，因为他承担的很多职责是由 Abdul Ghani Baradar Abdul Ahmad Turk (TI.B.24.01)在其于 2010 年 2 月在巴基斯坦被捕之前负责行使的。

<sup>72</sup> Abdul Qayum Zakir 是 Saifullah 毛拉的儿子，大约 41 岁，出生在赫尔曼德省 Kajaki 县。

<sup>73</sup> Torak Agha 是 Mawlawi Nazar Mohammad 的儿子，大约 50 岁，出生在坎大哈省 Maiwand 县，属于 Alizai 部落。

领导委员会成员	Abdul Kabir Mohammad Jan(TI. A. 3.01)*
领导委员会成员	Mawlawi Sharafuddin(来自赫尔曼德省)*
领导委员会成员	Abdul Samad Sani(来自坎大哈省)*

#### 军事委员会

主席	Abdul Qayum Zakir(来自赫尔曼德省) <sup>74</sup>
成员	Sayyid Ala' uddin Agha(来自坎大哈省 Panjway 县)*
成员	Ahmad Zia Agha(TI. A. 156.12)*
成员	Mohammad Naim Barich Khudaidad (TI. N. 13.01)*
成员	Amir Khan Haqqani(来自扎布尔省)*
成员	Mawlawi Sharif(来自朱兹詹省) <sup>75</sup>
成员	阿訇 Meshr 毛拉(来自赫尔曼德省)*
成员	Najibullah 毛拉(来自加兹尼省)*

#### 对外和对内关系委员会(原政治委员会)

主席	Sayyid Tayyib Agha(来自坎大哈省)*
成员	Mohammadullah Mati(TI. M. 68.01), 被人称为“Nanai 毛拉”*
成员	Abdul Habib Alizai(TI.A.148.10), 被人称为“Bismillah Agha”*
成员	Abdul Bari 毛拉(来自乌鲁兹甘省)*
成员	Abdul Aziz 毛拉(来自乌鲁兹甘省)*
成员	Amir Khan Motaqi(TI. M. 26.01)*
成员	Din Mohammad Hanif(TI. H. 43.01)*
成员	Jan Mohammad Madani Ikram(TI. M. 119.01)*

<sup>74</sup> 据报告, 他在 2014 年 4 月因健康原因辞去这一职务。见“关于伊斯兰酋长国军事委员会负责人 Abdul Qayyum Zakir 毛拉辞职一事的说明”, 2014 年 4 月 26 日发表在塔利班正式网站上; 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查阅。

<sup>75</sup> Mawlawi Sharif 也叫 Sharafuddin Sharafat, 是 Abdul Ahad 的儿子, 大约 45 岁, 出生在朱兹詹省 Khwaja Doku 县。

成员	Sher Mohammad Abbas Stanekzai Padshah Khan(TI. S. 67.01)*
成员	Maulawi Nik(Nek)Mohammad*
成员	Mohammad Sohail Shaheen(曾列入名单)*
成员	Jan Mohamad Ahmadzai(Mohammad Zahed Ahmadzai)*
<b>文化委员会<sup>76</sup></b>	
主席	Amir Khan Motaqi(TI. M. 26.01)
成员	Abdul Jalil Haqqani Wali Mohammad(TI. A. 34.01)*
成员	Mawlawi Abdul Hadi(来自坎大哈省)*
成员	Mawlawi Sharafuddin(来自赫尔曼德省)*
<b>财政委员会</b>	
主席	Gul Agha Ishakzai(TI.I.147.10)
成员	Mawlawi Qaher(来自乌鲁兹甘省)*
成员	Amin 博士(来自乌鲁兹甘省)*
成员	Abdul Samad Sani(来自坎大哈省)*
成员	Mullah Zarif(来自赫尔曼德省)*
<b>非政府组织和承包商委员会</b>	
主席	Bilal Ahmad Zadrان(来自帕克蒂亚省)* <sup>77</sup>
成员	Qudratullah Jamal(TI. J. 47.01)*
<b>征聘委员会</b>	
成员	Mohammad Hasan Rahmani(TI. R. 96.01)*
成员	Abdul Razaq Akhund Lala 阿訇(TI. A. 53.01)*
成员	Baz Muhammad 毛拉(来自法拉省)*
成员	Mohammad Essa 阿訇(来自坎大哈省)(TI. A. 60.01)*

<sup>76</sup> 也被称作“媒体委员会或发言人办公室”，使用别名 Hakimullah Mujahid、Qari Yusuf Ahmad Ahmadi(来自赫尔曼德省)和 Zabihullah Mujahid(来自楠格哈尔省)。

<sup>77</sup> 2013 年 9 月下旬，Bilal Ahmad Zadrان 被任命为哈卡尼网络财政部的“代理主管”，取代了 Nasiruddin Haqqani (TI. H. 146.1)。

成员	Manzur(来自坎大哈省)*
<b>司法委员会</b>	
主席	Shaikh Mawlawi Abdul Hakim(来自赫尔曼德省)*
成员	Abdul Qayum(来自坎大哈省)*
成员	Mawlawi Abdul Ghafur Mufti(来自坎大哈省)*
成员	Noor Mohammad Saqib(TI. S. 110.01)*
<b>卫生委员会</b>	
主席	Mohammad Abbas 阿訇(TI. A. 66.01)
成员	Mawlawi Ishaq Akhundzada(来自加兹尼省)*
成员	Hajji Sharafuddin(来自坎大哈省 Band-e Temur 县)*
成员	Mawlawi Allah Nazar(来自坎大哈省 Arghandab 县)*
成员	Akhundzada 博士(来自乌鲁兹甘省)*
成员	Abdul Bari(来自坎大哈省)*
<b>情报委员会</b>	
主席	Abdul Ghani 毛拉, 又称作 K.Amer Ghani(来自尼姆鲁兹省)*
成员	Amir Khan Motaqi(TI.M. 26.01)*
<b>囚犯事务委员会</b>	
成员	Walijan(TI.W. 95.01)